

《野草在歌唱》的精神生态学分析

李雪梅

(曲靖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云南曲靖 655011)

【摘要】 《野草在歌唱》是多丽丝·莱辛的代表作之一。国内外批评家都从不同视角对作品进行了解读，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精神生态学的角度对小说人物的精神的生态失衡进行分析，揭示人物精神失衡的原因，说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之间彼此影响的关系。

【关键词】 精神生态；精神失衡；种族歧视；父权制

DOI: 10.18686/jyfyzyj.v3i9.54149

多丽丝·莱辛是英国当代最主要的女作家之一，她的作品风格多变，表达了作者对人类生存以及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野草在歌唱》是多丽丝·莱辛的第一部小说，描述了南非的种族隔离，女性的生存状态，表达了作者对于殖民统治的质疑，以及对女性命运的思考。纵观近年来学界对于《野草在歌唱》这本小说的研究，不少学者从生态文学或者生态主义的批评视角对该小说进行解读，强调了多丽丝·莱辛通过小说所表达的生态思想，分析了小说人物命运和自然、社会以及自我精神之间的关联。其中，大部分文章将分析聚焦于生态主义的批评，强调了文中所展现的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力；也有个别文章着重于精神生态理论的解读，分析了小说女主人公玛丽的悲剧人生。本文将以前人研究为基础，从精神生态学的角度出发，探析小说中主要人物精神生态的失衡表现以及造成他们精神失衡的原因，从而寻觅建立良好的精神生态的因素。

1、精神生态理论研究

中国学者鲁枢元在其著作《生态文艺学》中提出了“精神生态”的概念，指出精神生态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精神性存在主体（主要是人）与其生存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它一方面关涉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一方面关涉到一个生态系统在精神标量协调下大的平衡、稳定和演进”。^{[1](p148)}

精神生态学是在生态主义理论的补充，它意识到自然环境恶化和社会环境危机给人类精神存在带来的影响，认为人类作为自然和社会的组成单元，人类行为必将对自然和社会产生影响，但不能忽视的是，自然和社会的改变也将影响人类生存本身，不论是存在的状态还是精神的状态。而人的精神“作为一种内在的、意象的、自由的、能动的生命活动，在一个更高层面上对地球生态系统发挥着潜隐的巨大作用”。^[2]因此，关注精神生态和关注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一样重要，解决人类生存的精神生态危机将带给人类更多的力量和智慧，从而促进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改善和优化。

2、小说人物精神生态分析

在《野草在歌唱》这本小说中，多丽丝·莱辛刻画了在南非大陆生活的白人女性玛丽的一生。在小说中，玛丽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家庭，酗酒的父亲和抱怨的母亲就是她生命的底色。走出家庭，玛丽用自己的能力成长为一个老板信任的独立女性，但为了迎合社会对于女性性别角色的要求，玛丽放弃事业成为了一个“众望所归”的家庭妇女。玛丽的生活逐渐影响着玛丽的精神状态，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她最终成为了一具困在小屋里的“行尸走肉”，失去了自己生命的活力。

玛丽的悲剧正是她精神生态失衡的所导致的必然结果。鲁枢元在《生态文艺学》中提到：“现代人表现出的精神症状可以概括为精神的‘真空化’、心灵‘拜物化’、生活风格的‘齐一化’、存在的‘疏离化’和行为的‘无能化’五个方面”。^{[1](p152)} 玛丽

的精神失衡主要体现在其精神的“真空化”。在玛丽的童年时期，她就是一个孤独的小孩，因为父亲酗酒贪杯，欠下酒债，家里总是充满了争吵，父母之间没有爱和交流，她的妈妈“连丝毫的关心和体贴也不愿意施舍给她丈夫，免得让他得意，甚至连轻蔑他和讥讽他的心情，也不愿意让他看到。她那种举止作风，仿佛全然没有他这个人似的”。^{[3](p30)} 玛丽对父母没有依恋之情，当她进入寄宿学校后，她很高兴不用回家面对“醉醺醺的父亲和心酸的母亲”。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玛丽婚后悲剧的种子在她童年时期就已经播下了——家庭生活中缺乏爱、尊重和支持的夫妻关系。玛丽和迪克的婚姻不是出于爱情，而是为了迎合世俗的婚姻观——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和迪克仓促成婚后，窘迫的农场生活超出了玛丽的想象，缺乏爱情的婚姻没能拯救玛丽人生，反而使她陷入到更深的绝望中。玛丽试图逃离这样的生活，但是城市里再也没有她的生存空间。无奈之下，她只能跟随迪克回到了农场。从那以后，玛丽的精神状态就越来越糟糕，她仿佛对周围的一切失去了感知力，整个人处在魂不守舍的状态中，完全是“精神崩溃”。玛丽一步步迷失了自我，她失去生活目标，精神恍惚。

迪克是小说中的另一个悲剧人物。他热爱自己的农场，每日在农场中辛勤地劳作，但是由于缺乏经营农场的头脑，他的农场一直处于破产的边缘，连天气也总是和他作对。他渴望有一个温暖的家，可是和玛丽的婚姻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力量，反而使他不断地陷入自责却又无能为力的窘境中。玛丽的出走让他既痛苦又丢脸，“心里一阵阵地刺痛”，可是他却对改变生活状况无所作为，甚至连玛丽想要一个孩子的要求都没法达成。最终，玛丽的病态以及农场经营的失败迫使他心爱的农场出让给查理，而玛丽的被杀也成为了压倒他整个精神世界的最后一根稻草。迪克的精神失衡状态与他的人际关系疏离不无关联，因为“人际关系表达了人自身存在方式与价值的确证”^[4]。迪克是生活在南非的白人，可是他一贫如洗，生活条件和当地白人口中的“土人”差不多，因此他无法融入白人富人圈。他和玛丽从不与人交往，从不和外界接触，对于这个地区的人来说，他们“仿佛住在月球上似的”^{[3](p188)}。这种梳理的人际关系正是迪克自我价值失落的反映，因为贫穷带来的窘迫和自卑让他们痛苦。除了邻里关系的疏离，迪克和玛丽的婚姻也没有建立亲密的夫妻关系。他们缺乏共同的生活经历，无法相互关怀和支持。玛丽的出走更是对迪克自尊的一次重大打击，“他情绪颓丧，并不是由于农场经营失败，而是因为玛丽不把他当一个男人看待，他们的关系一直相处的不好。”^{[3](p137)} 尽管如此，玛丽在家里对于他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玛丽的死亡带走了他和这个世界唯一的关联，迪克精神崩溃，变得痴痴癫癫。

3、小说人物精神生态失衡的原因

3.1 种族歧视

以殖民者自居的英国移民在南非大陆上享受高人一等的地位，他们谈论土人的时候，仿佛在说一大群畜生。他们不曾在

任何土人交往，除非是以奴隶主的身份。玛丽作为英国移民的后裔自小就看不起土人，她讨厌土人。和土人摩西的相处让玛丽意识到“土人身上也具有人性特征”。摩西受雇于玛丽，可是在和玛丽的相处中不卑不亢，他认真完成自己的工作，在迪克生病时主动提供帮助，甚至在为玛丽准备茶点时还为她放上了一束采摘的野花来宽慰她的情绪。可是因为种族歧视的存在，玛丽无法接受这样的情谊，反而为自己被这份情感的诱惑而感到屈辱和羞愧。玛丽最终和摩西发生了暧昧的男女关系，她对摩西的感情充满了矛盾，一方面她被摩西所吸引，享受着摩西的温情和照顾，另一方面，她却总被内心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所左右，不能接纳这样的关系。当他们的关系被托尼发现后，她只能赶走摩西，仿佛是托尼帮助她最终做出了放弃摩西的决定。如果没有种族歧视的存在，玛丽和摩西的感情也许能够给玛丽灰暗的人生带来一丝希望，而摩西也不会用杀害玛丽的方式来表达对玛丽的愤怒以及对种族歧视的反抗。

迪克同样也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之一。迪克因为经营农场失败不能融入白人圈，他整日在地里勤劳耕作，肤色晒得和土人一样黑，过的生活也和土人差不多，但是种族歧视意识的存在，迪克不能和土人成为朋友。迪克在南非的生活如同一座孤岛，情感的失联，人际关系的疏离，都是迪克精神生活的破坏者。

3.2 父权制

西蒙·波娃作为女性主义批评的先驱曾指出，人类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女性在社会中处于次要地位，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品，不仅屈从于父权社会的压迫中，还将父权社会的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价值取向，从而束缚了自己的觉醒和发展。在小说中，莱辛展现了南非白人女性的经济地位和社会角色。女性可以从事的只有速记员，打字员这类的秘书工作，而到了适婚年龄之后，最适合她们的角色就是待在家里相夫教子。玛丽曾经拥有平静而舒适的生活，她经济独立，薪金可观，过着体面的日子。然而，女性朋友们却在背后议论她的单身生活，对她表示同情，认为她“错过了人生最大的乐趣”。^[3](p36)正是来自同性的议论带给了玛丽巨大的压力，迫使她不得不面对父权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要求，匆匆开始了和迪克的婚姻，而这也正是她悲剧的开始。当她试图逃离农场贫困乏味的生活时，父权

社会不允许她对自己已婚身份的“背叛”，因此玛丽找不到可以接纳她的住宿和工作，最后不得不回归丈夫的身边。

由于父权社会的女性角色就是依附丈夫，身为女性，玛丽和她的母亲，还有周围的女性都认同这样的性别角色，所以即使发现自己的丈夫没有经营农场的能力和头脑，玛丽也不参与农场的管理，因为她认为这可能会触犯迪克作为男人的自尊心。同时，迪克却对玛丽的不闻不问心存不满，但身为男人的自尊心不允许他去求她。受制于父权文化的影响，玛丽有能力却不能施展，一味在经济上依赖丈夫，完全放弃了自己对命运的支配。在人生的尽头，玛丽最终意识到，正是自己长久以来自我意识薄弱，想依赖他人来摆脱自己生活的苦恼才造成了自己悲剧的人生。玛丽的女性意识薄弱是整个父权文化的结果，她的母亲，她的女友们都在强化女性家庭角色的价值而不是女性独立的人格魅力。

迪克的精神压力来源于自己身为男性的角色价值观。身为男人，社会所赋予的责任就是养家糊口，照顾家人。当他无法完成社会责任，妻子离家出走时，迪克的精神世界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这是一个丈夫的失败，更是一个男人的失败。

4、结语

《野草在歌唱》通过书写玛丽悲剧的一生，展现了种族歧视和父权文化对社会中每一个人群的影响。人类是构成自然和社会的一个部分，精神世界必然与自然和社会相连。在种族歧视和父权文化的背景下，人与人没有平等的对话，这样的状态对于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是精神世界的破坏，限制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情感的流动，从而造成了人类精神生态的危机。玛丽和迪克的精神失衡告诉我们，尊重自然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尊重社会中每一个个体的存在，和谐的自然和社会才能造就和谐的精神世界。

课题信息：本研究属于曲靖师范学院校级课题：多丽丝·莱辛小说的生态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020XZ004）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 鲁枢元. 生态文艺学 [M].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 [2] 朱鹏杰. 中国精神生态研究二十年 [J]. 天津师范大学, 2002(5).
- [3] 多丽丝·莱辛. 野草在歌唱 [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
- [4] 王青原. 传统人际关系和谐之因缘与现代交往省思 [J]. 道德与文明, 2001(6).